

盛世青

长篇法律纪实



SHENG
SHIQINGTIAN

这是中国

第一部高级法官办案记

一部弘扬民主意识

依法治国的力作



每一桩案件绝对真实
每一个故事峰回路转
每一种较量险象环生
每一次审判明察秋毫



描绘出
一幅幅社会风情图
演示出
一桩桩惊心动魄案



权与法的较量 波澜迭起
情与法的纠缠 难解难分
理与法的争辩 唇枪舌剑

陈钧
Chenjun

尹一之
Yinyizhi

〔著〕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盛世青天

——献给共和国的法官们

陈 钧 尹一之 著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国瑞 郭敬梅 魏鸿鸣

封面设计：李 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青天/陈钧, 尹一之著. —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 2001. 1

ISBN 7-80100-720-4

I. 盛… II. ①陈…②尹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156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4 号

邮编: 100027 电话: 64153909

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 34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ISBN 7-80100-720-4/Z·164

定 价: 22.80 元

青天赞

中华文明五千年，
百姓世代爱清官。
江山代有伟人出，
盛世青天更胜前。
反腐败，倡清廉，
不谋私利不弄权。
官护民，民拥官，
官民同心建新天。
为官一任造福一方，
留得美名万古传。

太平盛世有青天赞

调寄“千秋岁”

人民法官，刚直又清廉。公正
执法判罪囚，诚意平冤狱，忠心
护良善。为国家，明察秋毫办疑
案。

亲朋犯律令，恶徒逞凶残。
不徇情，不畏权，要伸张正义，卫
法制尊严。拭目看，太平盛世有
青天。

1CAG86/09

目 录

第一部	枪口留人		(1)
第二部	执法如山		(83)
第三部	为民除害		(135)
第四部	惩恶扬善		(221)
第五部	巧断奇案		(271)
第六部	除恶务尽		(345)
第七部	铁面无私		(387)

第一部

人留口枪



1

锦川市是一个内地城市，西斜的阳光映照着宽敞的大街，街上来往的车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虽然立秋过了，行人还都挥着汗，他们匆匆地忙着自己的事，赶着自己的路，但走到中级人民法院门前，全都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，伸长脖子朝人圈里观望。

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一座雄伟的建筑，门前国徽高悬，很自然地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此刻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法院门前的情景，只见烈日下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脸上流着汗水，手举着一块写着“冤”字的牌子，神情悲愤，跪在法院门前。

人圈越围越大，几乎连法院的大门都堵住了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手提旅行箱的中年男子匆匆走来，挤进了人群，有认识他的人都抬起头来，他也顾不上和人们打招呼，径直奔向那个女人。

这人四十多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一股精干刚直的气质透在脸上。他就是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文锦明。

文锦明把旅行箱放在地上，走到跪着的妇女面前，询问说：“你不用跪，请起来，有什么事到这屋来说。”

那个女人看了他一眼，站起来，跟着文锦明来到法院门口的传达室。门房是一个黑红脸膛的中年人，看见是文锦明，就站起来说：“文院长是刚回来的？”

“刚回来。我们在你这里谈谈。”

门房看了看那女人手里拿的牌子，就点头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

连忙拿椅子请他们坐下。那女人听说是院长，心里感到踏实了，就在椅子上坐下。

文锦明向她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有什么冤枉？”

“我叫蓝素菊，是郊区柳林村的人。我丈夫林大放被冤枉判了死刑，我是为他喊冤。”

文锦明一怔：“林大放！？你写了材料吗？”

“有。”蓝素菊从身上掏出材料送上。

文锦明接过材料翻看着，蓝素菊看着他，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他的态度来，这是一种职业的训练，蓝素菊又低下了头。文锦明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再找你。”

蓝素菊站起身来一鞠躬：“谢谢院长！”然后出门而去。

文锦明送走了蓝素菊，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。

放下旅行箱，拿起抹布擦拭自己的办公桌。女法官赵丽从门口走过，她28岁，是一位从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，充满青春活力。看见文锦明，便热情招呼，满含笑意地说：“文院长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刚下车。”

赵丽帮着文锦明整理桌面说：“我刚放下您宝贝女儿的电话，她正问您的归期呢？文院长，您出去一年了，应该先回家，怎么先到办公室来？”

“本来是想先回家，因为走到法院门口，遇到一点事，就进来了。”

赵丽推开窗户，一阵清凉的风吹了进来。赵丽笑了笑说：“文院长真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，这次您在北京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学习，一定够紧张的吧？”

文锦明从旅行箱中拿出一些书籍、资料，一边放进书柜，



一边说：“是呀，一年的时间过得真快，总感到时间不够用，特别是中央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，该学的就更多了。”

赵丽拿起一个暖水瓶倒水，发现暖瓶是空的，转身欲出门去打水，被文锦明制止住：“小赵，刚才我在门口遇见有人跪着告状，为林大放喊冤，你知道这个案子吗？”

“知道，这是前些日子审结的一个案子，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处林大放死刑，宣判后，当地农民有些不理解，他们说，想不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会干那种事，家属也三天两头喊冤，此案已经报省高院了。”

“证据确凿吗？”

“他强奸杀人，证据是确凿的。”

“他本人不就是柳林村的支部书记吗？”

“是呀，现在的人心真是琢磨不透。”

“他的妻子蓝素菊刚给了我一份材料。”

“她当然是为丈夫辩解。林大放不仅强奸了自己的儿媳，还把她给掐死了。尽管在法庭上他一直喊冤，可是证据确凿。”

文锦明陷入沉思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赵丽的话：“他一直喊冤……”

“这个人您认识？”
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，我下放到柳林村，林大放当时是村里柳、林两大姓公认的好人，据我观察，他当时也确实是对的……。”

“改革开放以来，人的思想变化可就不准了。林大放不但还是支部书记，还是村办企业‘柳林实业公司’的总经理，关于这家公司，人们反映也很大。”



文锦明不由自主地点着头，不语。

2

吴院长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，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有些苍老，一缕夕阳从窗户里照射进来，他戴着老花镜正伏在办公桌上看案卷。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，他只说了一声：“请进。”连头都没有抬起来。等他看到了一个段落，这才抬起头来，看见是文锦明，赶紧站起身来说：“哎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，好派车去车站接你呀！”

“法院的经费很紧张，节省点汽油吧，我坐公共汽车回来的。不过，这交通堵塞的情况比一年前严重了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锦明你回来得正好，我最近被案子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，血压也升上去了。”吴院长说着，看了一眼他放在门口的旅行箱，又看着文锦明说：“哎！你还没有回家？”

“还没有，我是想先向你汇报一下学习的情况……。”

“先回家，先回家，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……。”吴院长边说边往外推文锦明。

“那好，汇报的事过两天再说，不过院长，我想看看林大放强奸、杀人的案卷。”

吴院长指着桌上刚才看过的卷宗说：“省高院的执行命令已经下来了，市里考虑目前社会治安不好，想用这个案子刹刹风，催我们尽快执行，我正在考虑公判大会的安排呢！”

“听说，他本人一直在喊冤，不承认强奸、杀人。审判委员会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？今天我在门口，还遇着他妻子跪在那里喊冤。人命关天的事，还是……”文锦明不好再说下去。



吴院长接口说道：“是人命关天的事，你看看也行，特别是合议庭当时有疑议的地方，你仔细琢磨一下。”说着，拿起卷宗递给文锦明。

文锦明接过卷宗说：“我先看看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再向您汇报。”

吴院长关心地催促：“你现在回家。”



文锦明回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掏出钥匙将门锁打开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女儿文小兰正在看电视，妻子苏蓉在厨房里忙着做晚饭。他尽管轻手轻脚，还是被女儿发现了。

文小兰欢喜地跳到爸爸身边，大声招呼说：“爸爸！妈，我爸回来了！”

“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，我们好去车站接你。”文锦明的妻子苏蓉一边擦着手，一边从厨房走出来说。她温文尔雅，年龄40来岁，是一个知识型的人物。

“用不着接，我浪费电话钱，你们浪费时间。”文锦明说。

“爸去了一趟北京，还是那么抠门。”

“对！你老爸在时间和金钱上就是抠门，不然我拿什么供你上学。”

“让你爸先喝点水，歇一歇，我这就去做个好吃的菜。”

文小兰亲昵地拉着文锦明的手撒娇说：“爸！我都梦见到北京去了，您带着我上很好玩的地方，不过那都是电视上的情景，您给我讲讲真实的情况，好吗？”

文锦明用手刮一下小兰的鼻子：“真梦见我啦！好，爸给你



说,北京的变化可大了,好玩的地方也很多,要不然怎么说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呢。”

“太抽象了,一点也不具体。”

“可惜呀,爸爸没空,哪儿也没去。以后你考上大学,我一定带你去北京逛逛。”

“可不许开空头支票?”

苏蓉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,笑嘻嘻地说:“看你们爷儿俩高兴的,你回来了,家里的空气都充满了欢乐!”

文锦明望着小兰,笑了笑:“怎么?你们娘俩有什么不愉快的?”

“上周开家长会,全班同学的家长都到了,就我妈……。”小兰说着,嘴都撅起了老高。

“别说了,妈的不对,行了吧!特殊情况嘛,那天正好一个病人急等着做手术,点名要我,不然,我能不去开家长会?”苏蓉也有些委屈。

文锦明劝慰:“兰兰,你妈这一年来忙里忙外,够她受的。要怪只能怪我不在家。”

这时有人敲门,小兰赶紧去开门,走进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太太,是一位邻居。她神情紧张而又带歉意地说:

“苏大夫、苏大夫,明明他爷爷突然不舒服,胸闷、心慌,您去给看看吧!文院长刚回来,就来叫你,真不好意思。”

苏蓉赶紧进房去拿血压计、听诊器,一边说:“您别着急。小兰,你和爸爸先吃饭,不要等我。”说着,扶着老太太匆匆地走了出去。

文锦明追了一句话:“要送李大爷去医院,就来叫我。”

苏蓉走后,文锦明就拿出林大放强奸、杀人的案卷翻阅



着。

“爸，你连饭都不吃了？”

“等你妈一会儿。”

“那我就去做功课了。”

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到了9点，苏蓉才从邻居家回来，把血压计和听诊器放到书桌上，压上了文锦明的卷宗，显然对他这时候还看案卷有些不满意。

文锦明并没有计较，抬起头来说：“李大爷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已经脱离了危险，明天送医院还不碍事。你刚回来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，今晚就别看案卷了，我还有些事要和你说明呢。”

“这是个判死刑的案子，人命关天，家属跪在法院门口喊冤，围观的人不少，影响很坏，今天我是违反纪律把卷宗带回家中的，不看完实在睡不着觉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！”

文锦明拉了一把椅子让苏蓉坐在身边，并且用手搂了搂苏蓉，苏蓉的脸有些红了。她对文锦明说：“最近我们医院出了一起医疗事故，病人告到了你们法院，要求赔偿十万元。院长说几次了，叫我跟你说说，医院没有钱，这个月的奖金都没有发，请你们多做做病人的思想工作，差不多就算了。”

“这是民庭的事，我只管刑事案件。这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对我们院长说的，可院长说，‘法院各部门都是相通的，互相关照一下，何况你那口子还是副院长。’”

“在执法问题上不能关照。你想想看，这次我欠他的情，下次他也要我关照，这样下去，案子就没法办了。”文锦明说罢，又转身去看案卷。

苏蓉合上案卷，有些不满地说：“我不听那些，人活在世界



上,人情总是要讲的。再说,人家当领导的求我,前些日子你在北京,我好推托,可现在你回来了,总得给个面子嘛。这么多年,我也是第一次为这种事求你。”

文锦明不知如何回答妻子的问话,默默看着妻子出神不语……。

苏蓉看着满脸表情复杂的丈夫,“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,转身走进了卧室。”

文锦明看着离去的妻子发呆,他想:人情,人情!于是合乎情理的,可是我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,这个门不能开。他摇了摇头,随即又打开案卷,沉入了具体的情节之中。



清晨的村路静得出奇。只有黄叶落下的沙沙声。看得出这是已被城市蚕蚀的一座富裕的村庄。一座院落里有两幢紧挨着的一样的两层楼房,矗立在萧索的秋风之中。

林大放夫妇在卧室里睡得正香,桌上的座钟正指着早晨六点,秒针在不断跳动着。

咚咚咚,一阵敲门声,将林大放夫妻二人惊醒。二人从床上坐了起来,林大放已经接近六十岁,他的妻子只四十来岁。

在门外敲门的,是林大放的女儿林艳红,一位20多岁的姑娘。她一脸惊慌之色,嘴里喘着粗气。

林大放穿着拖鞋走出房门,不满地问:“什么事?大惊小怪的。”

林艳红拉住林大放就走:“我嫂子出事了,你快去看看!”

林大放跟着女儿跑向了另一座楼房,这两幢楼是相通的,



中间是走廊，林艳红拉着父亲奔跑着，林大放仿佛觉着这个走廊很长，怎么也跑不到尽头。好不容易跑到儿媳妇的房门口站住了。

房门开着，天已经放亮了，晨光从窗户照射进来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媳妇赤身裸体躺在床上，林大放一阵惊慌，站在房门口喊着媳妇的名字：“杨桂花！”房间没有回声，她显然已经死了。林大放走进了房内。

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像框，里面是一个镶了黑边的年轻军人的相片。林大放走近床边，用手拉过被子，盖在赤身裸体的儿媳身上。他看了儿子的像片一眼，走出了房间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妻子蓝素菊赶来了，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站在房门口埋怨丈夫说：“哎！你怎么进了儿媳妇的房间？这叫街坊邻居知道了多不好！”

“出大事了，还顾得了这些……。”说完就急急地到走廊里拿起了电话，向公安局报案。

公案局接到报案，当即出发。几辆警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，早晨的行人全都站立观看。

警车在林大放的院门前停下，不少街坊邻居围了过来。警察、法医、摄影师从警车里下来，飞快地走向林大放住的那幢楼内。他们从两幢楼之间的过道里走进杨桂花的房间。

刑警队长李显贵，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警官，浑身透出精明强干的气质。他见房中有人，便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林大放回答：“我是她爸。”

蓝素菊答道：“我是她妈。”

李显贵吩咐：“你们在客厅等着，别乱走。”说完就对现场